

---

---

# 天皇践祚大尝祭的仪式结构与文化解读

刘晓峰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历史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知识对日本古神道重要的祭祀仪式“践祚大尝祭”展开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古代日本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神格是如何获得传承的。在大尝祭的形成时期，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及其世界想象，曾在其形成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天羽衣神浴”“神共食”“真床覆衾”等仪式环节中，天皇着天羽衣入浴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仪式中继任天皇是依靠该环节进入仪式状态的，而这一环节与中国古代太阳神话有密切的关联。“天羽衣神浴”之外，“真床覆衾”“神共食”等仪式环节中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此外，本文还认真讨论了大尝祭中“天羽衣神浴”“真床覆衾”“神共食”等仪式内在的时间循环结构与背后的神话学支撑，借此角度观照日本文化，寻找其特质之所在。

**关键词：**践祚大尝祭 时间循环 天羽衣神浴 真床覆衾 神共食

**作者简介：**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893.13；B933；G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9) 05-0080-16

通常认为，践祚大尝祭（简称“大尝祭”）是每一任日本天皇获得神格和维持神性最为重要的仪式。古代天皇继位要经过三个程序：首先是立即举行的践祚仪式，盖国不可一日无君，践祚以定名分；其次是即位仪式，通过盛大的朝仪来宣示和确认君臣从属关系；最后，最特殊也最为神圣的是赋予天皇神圣属性的践祚大尝祭。<sup>①</sup>

有关大尝祭的研究，日本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相关研究可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柳田国男认为大尝祭对日本文化意义重大。他亲身经历了大正和昭和两代天皇的大尝祭，特别关注大尝祭仪式细节的新旧更替。在他看来，郑重地维持

---

<sup>①</sup> 王秀文：《天皇即位仪式及其内涵》，《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第23—27页。

古老的祭祀传统固然重要，但各种近代因素融入仪式也是必然的。因为新旧要素的消长将决定未来大尝祭的面貌，所以大尝祭一方面要积极汲取科学的进化论精神，同时应对日本“思想生活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深切同情之研究”。<sup>①</sup>出于对大尝祭秘仪的尊重，他认为不可以随便书写议论具体仪式，所以未做深入分析。折口信夫关于大尝祭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昭和天皇即位后举行的大尝祭，所著《大尝祭的本义》最有代表性。<sup>②</sup>折口信夫从日本古代神话和民俗传统文化入手，直接关注大尝祭中“天皇灵”的存在。他以“假说”的形式提出了大尝祭中的“衾被”与古代神话中的“真床衾衾”相关联，从镇魂祭开始的一系列祭祀活动，都是“复活镇魂”，是围绕“天皇灵”如何进入新天皇身体的复活仪式。

二战结束后，日本整个社会思想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尝祭研究也出现了新局面。第一是折口信夫学说的正统化和权威化。柳田国男在《稻之产屋》中讨论了大尝祭的本义，认为大尝祭源于新尝祭，并与日本古老的稻作文化传统密切关联，但他对大尝祭的本质并没有深入讨论，因此其影响有限。而折口信夫提出的假说经过近代神道史学权威宫地直一在东京大学讲坛的诠释，战后得到早川庄八和井上光贞等东京大学一派历史学者的赞同，成为解释大尝祭秘仪的正统论述。此外，西乡信纲从日本古代文学领域，宫田登从日本民俗学领域，也对折口信夫的学说进行了深入阐释。时至今日，折口的假说已被视作定论出现在许多学者的论述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是以明仁天皇即位为契机，各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大尝祭展开研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例如，泷川政次郎的《律令与大尝祭》以史学方法对天皇即位的相关即位式、大尝祭、仁王会和八十岛祭等进行了研究，谷川健一从神话学与民俗学角度对大尝祭进行了研究，平野孝国利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大尝祭结构展开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大尝祭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获得了深入讨论。<sup>③</sup>第三是大尝祭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的成果。鸟越宪三郎依据中臣氏后裔所保存史料对大尝祭仪式进行了复原，神宫文库则编辑

① 柳田国男「御大礼参列感話」、『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第五卷）、1916年、183—186頁。

② 折口信夫「大嘗祭の本義」、『折口信夫全集』（第三卷）、中央公論社、1966年、174—240頁。

③ 参见：泷川政次郎『律令と大嘗祭』、国書刊行会、1988年；谷川健一『大嘗祭の成立』、小学館、1990年；平野孝国『大嘗祭の構造』、ペリカン社、1986年。

出版了大型资料集《即位之礼与大尝祭——资料编》<sup>①</sup>。冈田精司堪称日本学界在大尝祭研究领域最有权威的学者，相关著述颇多。他对折口信夫关于“真床袭衾”与天皇灵的假说持批判态度，认为大尝祭来自新尝祭，都是以天皇亲祭的形式与神共食，否定折口信夫所称“真床袭衾”秘仪的存在。<sup>②</sup>

中国学者中对大尝祭研究贡献最为突出的是王秀文教授，他发表的《大尝祭的文化背景及其含义》以平实的行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大尝祭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以折口信夫的假说为基础对大尝祭与天皇灵和日本神话的关联做了比较详细的解说。李红、秦礼君著《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从新尝祭到大尝祭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了大尝祭在日本的演变过程。

上述研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大尝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大多数日本学者将大尝祭看成传统日本神道文化的核心，对仪式中存在的中国要素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其次，从笔者长期从事东亚地区时间体系研究的视角来看，对大尝祭仪式内部的时间结构的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展开。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历史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知识对日本古神道重要的祭祀仪式“践祚大尝祭”展开研究，重点考察古代日本天皇如何获得作为“现人神”神格的传承，并解读“天羽衣神浴”、“真床覆衾”和“神共食”等仪式环节，分析仪式内在的时间循环结构与背后的神话学支撑，借此角度寻找日本文化特质之所在，并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神道的深刻影响。

## 一、大尝祭是日本古神道中最核心的仪式

学界一般认为大尝祭成形于持统天皇时期，到平安时代后期，即位仪式与之完成分离。大尝祭作为一代天皇治世最大的盛仪，地位非常特殊。没有经历过这一仪式的天皇如仲恭天皇，甚至被看成是不完整的“半帝”<sup>③</sup>。这种

① 参见：鳥越憲三郎『大嘗祭—新史料で語る秘儀の全容—』、角川書店、1990 年；神宮文庫編『即位の礼と大嘗祭—資料編—』、国書刊行会、1990 年。

② 岡田精司『大嘗の祭り』、学生社、1990 年、109—117 頁。

③ 《帝王编年记》称仲恭天皇退位于大尝祭举行之前，“世称半帝”，这是强调大尝祭重要性时常被引用的事例。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真弓常忠等均赞同之，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不审”。仲恭天皇接受顺德天皇让位时仅四岁，因逢“承久之乱”在位仅 70 余日便退位，其轻重不足为例。参见：岩井忠熊「即位・大嘗祭研究の問題点」、岩井忠熊・岡田精司編『天皇代わり儀式の歴史展開—即位儀と大嘗祭—』、柏書房、1989 年、261 頁。高森明敕对此亦有详细讨论，参见：高森明敕『天皇と民の大嘗祭』、展転社、1990 年、243—248 頁。

情况一直持续到1466年后土御门天皇继位为止。此后经历了各种纷乱，大尝祭因此中断了220多年，直到江户中期的东山天皇即位才重新获得复兴。明治维新以后，大尝祭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相关仪式也获得完善。时至今日，即便昭和天皇发布了否定天皇作为“现代人世间的神”的《人间宣言》，大尝祭也仍旧是天皇在任内举行的最盛大仪式。<sup>①</sup>

从律令制时代起，大尝祭就是日本祭祀文化中最为特殊且地位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这在《延喜式》“四时祭事”条中就有十分清楚的描述。

凡践祚大尝祭为大祀。祈年、月次、神尝、新尝、贺茂等为中祀。大忌、风神、镇花、三枝、相尝、镇魂、镇火、道飧、园韩、松尾、平野、春日、大原野等祭为小祀。<sup>②</sup>

据此可见，大尝祭在所有祭祀活动中占有突出的特殊地位。大尝祭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描述，还可以参考《养老令·衣服令》。从天皇所着服装看，作为大祀的大尝祭，和每年年初的元日一起被排在最高的地位<sup>③</sup>。

在日本古代，大尝祭不仅地位突出，且性质特殊。《令集解·职员令》“神祇官”条在规定神祇官执掌祭祀时，只具体列举了两个祭祀，即镇魂祭和大尝祭，足见其对于这两个祭祀活动的重视。对镇魂祭和大尝祭，当时的明法师赞在释令时明确指出：

既入祭祀之例，然所以别显者，祭祀之中，此祭犹重，故别显耳。

就这两个祭祀的重要性，《令集解》以问答的形式做了解释：

问：案《神祇令》，大尝、镇魂既在常典之中，而此重载，其义何如？

答：凡祭祀之兴，祈禳为本，祈禳所科，率土共赖。唯此两祭，是殊为人主，不及群庶，既为有司之愆慎，故别起之。<sup>④</sup>

“殊为人主，不及群庶”是日本律令时代大尝祭的特殊性所在。大尝祭不同于其他的岁时祭祀活动之处，正在于它是服务于并且只服务于天皇的神圣祭祀活动，是天皇拥有神格和维持与神关系的最为直接的重要仪式，也是我们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的关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大尝祭是日本古代神道仪式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是与天皇权力继承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因此从平安时代开始就被诸多记载和解释宫廷仪式的

① 鳥越憲三郎『大尝祭—新史料で語る秘儀の全容—』、1頁。

② 「四時祭事」、『延喜式』（『国史大系』第26卷）、吉川弘文館、1984年、9頁。

③ 《养老令·衣服令》云：“（礼服）大祀大尝、元日则服之。”

④ 『令集解』（『国史大系』第23·24卷）、吉川弘文館、1966年、31頁。

“有职故实”<sup>①</sup> 一类书籍所重视，相关记载和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 二、大尝祭的时间结构

关于举行大尝祭的时间，日本古代律令有明确规定。《养老令·杂令》的记载为：

正月一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尝日，皆为节日，其普赐，临时听敕。<sup>②</sup>

关于十一月大尝日，《养老令·神祇令》又载：

仲冬上卯相尝祭、寅日镇魂祭，下卯大尝祭。<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大尝祭于仲冬十一月的卯日举办。按循《大宝令》《养老令》等有关大尝祭的相关条文规定，大尝祭可分为两种，即每位天皇继位后只举行一次的大尝祭（通称“践祚大尝祭”）和每年举行一次的大尝祭<sup>④</sup>。关于举行大尝祭的时间，成书于日本贞观年间（859—877 年）的《仪式》记载：如果天皇是七月以前继位，即位后只举行一次的大尝祭安排在当年的十一月，如果是七月以后继位的，则安排在第二年的十一月。而每年举行一次的大尝祭，一般安排在十一月的下卯日举行。整个践祚大尝祭是连续举行五天的大型祭祀仪式，主要由寅日的镇魂祭、卯日到辰日的大尝之仪与悠纪节会、巳日的主基节会、午日的丰明节会等组成。《贞观仪式》（871 年）、《延喜式》（927 年）、《江家次第》（1111 年）等记录古代日本仪式的经典书籍对大尝祭的仪式内容均有详细的记录。从天皇即位当年四月开始就进入大型祭祀活动的准备期，四月先要占卜确定使用两个地方的稻米，在祭祀时将分别用于悠纪殿和主基殿，所以称为“悠纪之国”和“主基之国”；八月要举行大祓以除不净；九月遣使于悠纪之田与主基之田拔穗；十月天皇御禊示敬；

① 也称“有职故实”，是指出于古代凡事重视出典、遵循共例的传统，形成的对日本的官职官阶、宫廷殿舍、服式、年中仪式、典礼等进行的记录和研究。平安中期以后的公家和武家都对此极为重视，是统治阶层最重要的教养之一。

② 『律令』（『日本思想大系』第 3 卷）、岩波書店、1994 年、484 頁。

③ 同上书，第 212 页。

④ 本居宣长认为，大尝祭的“尝”典出中国《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秋尝”相当于《养老令》所载“季秋之神尝祭”。每年一度“十一月大尝日”的大尝祭，古代日本常常将之与新尝祭混用。而践祚大尝祭一般被认为脱胎于新尝祭，明治维新后，规定西历每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为新尝祭，战后改称为“勤劳感谢日”。参见：岡田精司編『大嘗祭と新嘗祭』、学生社、1979 年。

十一月营设大尝宫殿毕，进入大尝祭。至于其具体的祭祀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1）为天皇镇魂：寅日的镇魂祭；（2）大尝仪式：卯日戌刻（晚八点）后到辰日寅刻（晨四点）之间的大尝之仪；（3）盛大的庆祝仪式（由辰日卯刻开始到午日的丰明节会为止）。镇魂祭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尝祭所做的前期预备仪式。《令集解》对此解释为：

镇，殿也。人阳气曰魂，魂，运也。阴气曰魄，魄，白也。然则召复离游之运白，令镇身体之中腹。故曰镇魂。<sup>①</sup>

冬至月是一年中日照时间最短的日子，古人认为这也是太阳力量最弱的阶段。自诩太阳神后裔的天皇的魂魄也处于危机中，镇魂祭正是为此而设。由辰日悠纪节会、巳日的主基节会、午日的丰明节会等组成的盛大庆祝仪式，既有庆祝之意，也是重要的臣服仪式。<sup>②</sup> 限于篇幅，本文不就镇魂祭和庆祝仪式部分展开叙述，只集中分析大尝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在使用黑木（带皮的圆木）建造的大尝宫中举行的大尝仪式。

大尝宫是专门为举行大尝祭而搭建的宫殿。由东殿悠纪殿和西殿主基殿组成，东西两殿之北设有廻立殿，并敷设从廻立殿通往悠纪殿和主基殿的回廊。两殿中分别设有神座、御衾、坂枕，新天皇于卯日深夜到辰日早晨在此宫殿之中行大尝祭秘仪。其先后次第为：卯日戌刻天皇进入廻立殿，着天羽衣神浴后亥刻进入悠纪殿与神共食，并行“真床覆衾”仪式；子刻前，回御廻立殿；子时过后，再度于廻立殿着天羽衣神浴后，于丑刻进入主基殿与神共食，并行“真床覆衾”仪式。这里的“天羽衣神浴”、“神共食”以及“真床覆衾”，无疑是天皇神格传承的三个最关键仪式环节。经过这一仪式之后，已故的天皇神圣的皇灵被认为已经传递给了新任天皇。

尽管大尝祭这一仪式的许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大尝祭的时间结构依旧为我们理解这一仪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大尝祭的时间结构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卯日戌刻开始从廻立殿到悠纪殿举行的仪式与第二次辰日丑刻从廻立殿到主基殿举行的仪式之间，间隔着一日阴阳转换的子时。参阅诸家有职故实典籍可知，悠纪殿和主基殿的仪式次第基本类似，但是这其中一日时间的阴阳转换，代表着一日的结束到一日的开始，所以互相重复的两个仪式中蕴含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发生在悠纪殿的仪式意味着旧循环的结

① 『令集解』（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馆、1964年、31页。

② 参见刘晓峰：《循环观念的展开——以“践祚大尝祭”的国栖与隼人为中心》，载《日本学研究》（第28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束，而主基殿的仪式意味着新循环的完成。只有将时间轴放到这个仪式之中去思考，我们才可能看清楚践祚大尝祭的核心所在——用空间的展示形式，模拟宇宙中时间的阴阳转化。

大尝祭是以太阳神信仰为核心，依托中国和日本的古代神话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神道仪式。在大尝祭这一仪式中，“天羽衣神浴”、“神共食”和“真床覆衾”等具体的仪式环节，都有很深含义。正如从事仪式学研究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仪式的神圣性与象征意义，通常来自古老的神话与传说。<sup>①</sup>先民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会周期性地反复模拟这些神话传说的细节。中国与日本的古代神话，实际上都对大尝祭仪式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以下分别对“天羽衣神浴”、“神共食”以及“真床覆衾”等三个仪式环节进行分析。

### 三、“天羽衣神浴”的仪式解读与文化来源

在大尝祭中，天皇进入悠纪殿和主基殿前，都有一个天羽衣神浴仪式。对这个仪式的具体过程，《江家次第》十五记载：

《仁和记》云：御东方小床，着天羽衣供御汤了。御中央御帖。次西方供御装束。《治历长元御记》：乍著天羽衣，入令下御衾给，又以一领奉拭云云。<sup>②</sup>

此外，《西宫记》卷十一也有明确记载：

主殿供御汤（注云：以大镬沸御汤，两国进船，天著天羽衣浴之如常）。<sup>③</sup>

这些记载都描述了一个祭祀环节：在大尝祭祭祀活动中，天皇要着天羽衣而神浴。这是大尝祭仪式中重要而难解的一个部分。这一神浴的仪式过程因为身着女装“天羽衣”而显得非常特殊。民俗学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日本流行的“天鹅处女”传说类型故事。此类故事在成书非常早的《风土记》中就多有记载。

在日本所流传的天羽衣故事中，《竹取物语》中描述的辉夜姬故事最广为人知。故事中迎接辉夜姬的天人拿了两只箱子，一只盛着天羽衣，另外一只盛着不死的灵药。当天人让辉夜姬饮长生不死药、穿天羽衣时，辉夜姬说穿上这件天羽衣，心情会完全转变，所以要先留信件于人间。关于天羽衣，这

① 马林诺夫斯基：《神话在生活中的作用》，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② 大江匡房『江家次第』、吉川弘文馆、1929年、420页。

③ 源高明『西宫记』、吉川弘文馆、1931年、148页。

里交代得非常明确，即穿上天羽衣就能忘记一切忧患。所以当天人把天羽衣披在辉夜姬身上后，辉夜姬便不再想起老翁和悲哀等事。这则传说告诉我们：天羽衣与天上世界相连。穿天羽衣是形的变身，且一旦着衣也会带来心意的变化。<sup>①</sup> 日本学者围绕《竹取物语》中天羽衣的分析，对我们解读“天羽衣神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分析“天羽衣”传说可以推想，在天皇穿上女装天羽衣的瞬间，从仪式意义上，天皇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脱凡俗的神圣境界。

问题在于新天皇进入悠纪殿和主基殿前，先后要两次经历着天羽衣洗浴仪式，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一仪式呢？折口信夫从性的禁忌与开放的角度做过解读。他认为着天羽衣沐浴是一种解除“秽”的仪式。天羽衣和古代的褌（兜裆布）是相关的，带有禁欲的意义，而着天羽衣神浴的“解放”过程，一直是处女在身边服务，这是一个打开禁欲且带有“性的解放”意义的过程，是“圣婚仪式”。这就是饱受神道学者批判的、著名的“神婚说”。<sup>②</sup>

笔者认为“天羽衣神浴”仪式，存在着可以利用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化资源进行再解读的空间。古代中国广为流传着太阳与汤谷的神话传说，这很可能是“天羽衣神浴”仪式制定者曾参考过的文化资源。

汤谷，传说为羲和浴日之所。《山海经·海外东经》载：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sup>③</sup>

这条汤谷，被认为是太阳沉落并经过洗浴后重新升起的地方。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入浴又和神鸟有直接联系。《山海经·大荒东经》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頡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sup>④</sup>

这是东亚地区最早对太阳神话的记载。关于太阳神话传说，相关的异闻还掺杂见于他处。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sup>⑤</sup> 据此可知日有十日，为帝俊之妻羲和所生。又比如《尚书·尧典》记载羲和

① 有关《竹取物语》的解读，参见：三谷荣一「大尝祭の卯日の祭儀と卯日の意義」、国学院大学院友会編『大尝祭を考える』、桜楓社、1990年、262—263頁。

② 折口信夫「大尝祭の本義」、『折口信夫全集』（第三卷）、中央公論社、1966年、174—240頁。

③ 《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5頁。

④ 同上书，第338頁。

⑤ 同上书，第390—391頁。



寓于嵎夷：“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sup>①</sup> 孔安国对此加注：“东夷之地称嵎夷”，是古人认为汤谷乃东夷之地。将上述史料记载排列展开比对，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大尝祭着天羽衣神浴、太阳与汤谷的神话传说体系中的太阳、鸟、洗浴以及太阳的复活等内容若合符节。

大尝祭的本质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时间循环。其一是新老太阳的交替循环，表现为以太阳新旧转换为背景的太阳死亡与复活的模拟仪式。仲冬月是冬至月，而冬至是一年之中太阳变化最为重要的节点。对以冬至为节点的太阳的新旧转换，古人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它所蕴含的阴气之至之时、阳气初至之时和阴阳转换之时的三层含义。今天我们用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做出科学解释的冬至，在古代人看来却是充满神秘力量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一个老太阳的死去和一个新太阳的诞生，意味着新旧转换的契机。整个大尝祭仪式，都以太阳死亡与复活为核心点。悠纪殿和主基殿以空间展示方式模拟的正是太阳一死一生的转化。

如果上述对“天羽衣神浴”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对整个践祚大尝祭的认识就有一个重新深入讨论的可能。柳田国男认为践祚大尝祭源于新尝祭而重视“神共食”，折口信夫强调天皇灵的传递而重视“真床衾衾”的解读。但笔者认为践祚大尝祭仪式中的“天羽衣神浴”才是关键点。因为天皇的太阳神之神性，获得的重要途径就是“天羽衣神浴”。天羽衣神浴所模拟的就是“日浴汤谷”，是太阳为了获得力量而回到本初的状态。正因如此，两度天羽衣神浴都被安排在整个仪式的起点。经过天羽衣神浴从廻立殿走出来的天皇，已经具备了神圣的属性。他从廻立殿走向悠纪殿的道路被铺上白布，在天皇走过时，白布上还会随着天皇的步伐铺下叶蓐（菰草席），天皇走过后，这些用过的叶蓐会被马上卷起，并在仪式结束后与大尝宫的其他物品一起烧掉。因为经过“天羽衣神浴”的天皇，已是足不履世尘的神身。至于“神共食”和“真床衾衾”，则是从食与寝两个方面加强了天皇的神性。

#### 四、“神共食”的仪式分析

“神共食”也是大尝祭仪式中重要的三个环节之一。《宫主秘事口传》记载：

<sup>①</sup> 《尚书·尧典》，《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19 页。

大尝会者，神膳之供进之第一之大事也。秘事也。<sup>①</sup>

在大尝祭仪式中，卯日在悠纪殿经过着天羽衣神浴仪式后、辰日在主基殿经过着天羽衣神浴仪式后，天皇都要与神共食。按照古代记录，这两度进食仪式中，都要为天皇和冥冥之中的神灵准备好三副筷子。

在这两度名副其实的与神共食的仪式中，神膳的核心，是前述为践祚大尝祭用龟卜法确定下的悠纪之国和主基之国专门用来祭祀的斋田里栽培养育的祭祀用新稻。不仅整个祭祀过程中食用的米使用新稻，而且在神事到来之前准备的神酒，用的原料也是这种特殊的新稻。那么，这些特殊的稻米，究竟在仪式中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

在日本古代神话中，水稻本非人间所有。《古事记》记载，须佐之男命从高天原被驱出之时，曾向大气都比卖神讨要食物。见到大气都比卖神从鼻孔和肛门里抠出食物，须佐之男命非常愤怒，杀掉了大气都比卖神。被杀死的大气都比卖神“于头生蚕，于二目生稻种，于二耳生粟，于鼻生小豆，于阴生麦，于尻生大豆”。<sup>②</sup>《日本书纪》则明确记载水稻乃是来自高天原：

伊弉诺尊敕任三子曰：“天照太神者、可以御高天之原也。月夜见尊者，可以配日而知天事也。素戔鸣尊者，可以御沧海之原也。”既而天照大神在于天上曰：“闻苇原中国有保食神，宜尔月夜见尊就候之。”月夜见尊受敕而降，已到于保食神许。保食神乃廻首向国，则自口出饭；又向海，则鰭广鰭狭亦自口出；又向山，则毛粗毛柔亦自口出。夫品物悉备，贮之百机而飧之。是时月夜见尊忿然作色曰：“秽哉。鄙矣。宁可以口吐之物敢养我乎。”迺拔剑击杀，然后复命。具言其事。时天照大神怒甚之曰：“汝是恶神，不须相见。”乃与月夜见尊一日一夜隔离而住。是后天照大神复遣天熊人往看之。是时保食神实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顶，化为牛马。颊上生粟，眉上生蚕，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阴生麦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持去而奉进之。于时天照大神喜之曰：“是物者则显见苍生可食而活之也。”乃以粟稗麦豆为陆田种子。以稻为水田种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种始殖于天狭田及长田。其秋垂颖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里含蚕，便得抽丝。自此始有养蚕之道焉。<sup>③</sup>

这段神话传说，是日本神话对日月分见于白日与黑夜的解释，也是关于播种五谷与养蚕种桑起源的说明。其中保食神死后化物云云，明显受到盘古

① 吉野裕子『天皇の祭り—大嘗祭=天皇即位式の構造—』、講談社、2000年、46頁。

② 『古事記 祝詞』（『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1巻）、岩波書店、1958年、58頁。

③ 『日本書紀』（『国史大系』第1巻）、吉川弘文館、1973年、22—24頁。

神话记事的影响，这已成为神话学研究领域的常识。后来天照大神的孙子下降人世统治苇原中国，稻种被赐给天孙带下人间：

高皇产灵尊因敕曰：“吾则起树天津神籬及天津磐境。当为吾孙奉斋矣。汝天儿屋命、太玉命宜持天津神籬。降于苇原中国，亦为吾孙奉斋焉。”乃使二神陪从天忍穗耳尊以降之。是时天照大神手持宝镜，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儿视此宝镜当犹视吾，可与同床共殿以为斋镜。”复敕天儿屋命、太玉命：“惟尔二神亦同侍殿内，善为防护。”又敕曰：“以吾高天原所御斋庭之穗，亦当御于吾儿。”<sup>①</sup>

正如《日本书纪》中记载水稻出自保食神腹中，与日本人的灵魂认识密切相关一样，天照大神出自伊弉诺尊眼中，而水稻按照《古事记》记载也出身于地母神大气都比卖神双目中，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巧合。<sup>②</sup> 思考为什么从众多的农作物品种中选出水稻作为神膳的核心，除了考虑到水稻种植是弥生时代日本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内容的历史背景之外，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仪式的重要路径——水稻是与日本古代太阳神话关系密切的作物<sup>③</sup>。

要理解与神共食的意义，我们还需要走进古代世界去理解古人的思维逻辑。巡行和饮饌的行为，在上古都有宣示主权、领有其地的意义。例如成书于八世纪前期的《风土记》的记载：

粒丘，所以号粒丘者，天日枪命从韩国度来，到于宇头川底，而乞宿处于苇原志举乎，命曰：“汝为国主，欲得吾所宿之处。”志举即许海中。尔时客神以剑搅海水而宿之，主神即畏客神之盛行，而先欲占国，巡上到于粒山丘而飧之。于此自口落粒，故号粒丘。其丘小石，皆能似粒。又以杖刺地，即从杖处，寒泉涌出。遂通南北。北寒南温。<sup>④</sup>

这是有名的占国神话。面对新来的外族势力的天日枪命，苇原志举乎采取的应对手段，就是巡行经过和于其处饮饌。所以，这两个行为都有占有其地的意义。大尝祭使用的稻米出自何地，要经过特殊占卜选出东方的悠纪之国和西方的主基之国。查考天武天皇以来 85 次大尝祭，为占卜选中的悠纪之国和主基之国的所在地基本上是以山城国（今京都南部）为中心分为东西两

① 『日本書紀』（『国史大系』第 1 卷）、吉川弘文館、1973 年、74—75 頁。

② 刘晓峰：《切腹与日本人》，《读书》2019 年第 1 期。

③ 作为参考，我们可以举践祚大尝祭之前举行的庆祝收获的“新尝祭”这一祭祀活动使用的谷物主要是粟来做比较，可见使用怎样的谷物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参见：三谷荣一「大嘗祭の卯日の祭儀と卯日の意義」、国学院大学院友編『大嘗祭を考える』、251 頁。

④ 『風土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 2 卷）、305—306 頁。

部，所涉及的悠纪之国和主基之国包括播磨、尾张、远江、备前、备中、三河、越前、伊势、近江、甲斐、丹波、因幡、美浓、但马、美作、安防。<sup>①</sup> 这种决定方式最早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划定食国来确认统治界线的做法。占卜确定了田地，是这些国所有的田地，所以最后确认下来的斋田里收获的稻米本身就蕴含着代表诸国所产稻米的象征意义。

使用特别栽种的新稻，是大尝祭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条件，这与古代日本的谷灵信仰密切相关，因此大尝祭实际上也拥有以“新尝”祭神的新尝祭的一面。从时间文化的角度看，践祚大尝祭中使用的新稻，与一年里大地上的春种秋收、时间季节的循环有着直接关系。《仪式》一书中关于天皇践祚大尝祭的时间安排，规定七月以前继位安排在当年的十一月，七月以后继位安排在第二年的十一月。依据笔者的研究，七月前后的区别，就在于六月与七月之间所存在的界线，一月至六月前半年为阳，七月至十二月后半年为阴。<sup>②</sup> 七月以前继位，稻米获得阳气尚盛的太阳照射，所产足可为祭祀所用。七月以后新天皇继位，当年太阳的阳气已衰，所产之稻米，已不足为祭祀所用。践祚大尝祭要在诸国中用龟卜法定下悠纪之国和主基之国，选定斋田并栽培养育好祭祀用的新稻，到了收获季节，还要专门卜定拔穗使收稻归京，用以制作祭品。所有这些规定，都是要保证所使用的来自悠纪之国和主基之国的稻米拥有足够的神圣性质，而这一性质与太阳的循环密切相关。必须使用阳气充足的稻米举行“神共食”仪式，展现了大尝祭与大地四季转换的关联。从上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在这些仪式的形成中实际上起着规定根本原则的作用。

## 五、“真床覆衾”的多重解读

“真床覆衾”在践祚大尝祭仪式中，是最核心的一个环节，也是大尝祭中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的秘仪部分。神座、御衾、坂枕，为“真床覆衾”所设置。这些寝具的存在，让人们们“真床覆衾”产生诸多联想。

折口信夫的“天皇灵传递说”对“真床覆衾”仪式环节做了最有想象力

① 这里的“国”是日本古代的行政单位，是奈良时代据天武天皇所创“近畿七道”所作行政分区而划分，共有六十六国之多。参见：田中初夫『践祚大尝祭』（研究篇）、木耳社、1975年、320页。

② 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2—60页。

的分析。这一学说集中体现在 1930 年他所发表的《大尝祭的本义》中。他猜想“真床覆衾”仪式存在以衾被卷着新天皇的操作细节，并认为这是对日本天孙降临神话中琼琼杵尊被衾被卷着降临人世间的模拟。“天皇灵”是折口信夫学说的核心观念。他认为天皇的神圣在于他的内部被植入“天皇灵”。新天皇接受了“天皇灵”，他才真的完全成为天皇，天皇作为现人神才获得真正的复活。“真床覆衾”还包含与“先帝同衾”的观念。新天皇的身体因为与已故天皇覆盖了同一个被衾，所以完成了与“先帝同衾”的接触。这种解释实际上暗含着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天皇家世系的传递依靠的并不是血缘，而是超越肉体的灵魂渡越。<sup>①</sup> 折口信夫对“真床覆衾”的解读非常富有想象力，对学界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刺激，其影响至今仍旧普遍存在。

折口信夫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天孙降临”的神话来解读“真床覆衾”。在日本古代神话中，大国主神让国于来自高天原的神的子孙，此即“天孙降临”。在这段故事中，一开始准备降临的是天照大神的儿子忍穗耳。但在其准备降临的时候，忍穗耳的儿子出生了。于是忍穗耳请求让他的儿子降临。《日本书纪》的“一书”记载说，忍穗耳的妻子是在降临途中生育了儿子番能迹迹艺命。《日本书纪》还记载说：“于时，高皇产灵尊以真床追衾覆盖于皇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使降之。”阪下圭八认为这里的“衾”指的应当是包裹胎儿的羊膜，而这个故事是以新王的诞生来模仿新生命的诞生。<sup>②</sup>

笔者比较赞同古文字学家白川静的观点。他通过对中国古代《周书·顾命》的解读论证，指出古代王的即位仪式就是“授灵继体”的仪式，并特别重视《周书·顾命》中出现的“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这一细节。如《闵予小子》一诗中“念兹皇祖，陟降庭止”所言，王灵的承继就在庭中。他不同意过去将缀衣解释为小敛大敛之衣或帷幄、帷帐，而认为“出缀衣于庭”的次日周成王去世，所以他的王灵应当已经存于衣中。七日癸酉，狄将此衣与黼宸共同陈设而出，正是为了王灵的承继。日本古代大尝祭的“真床覆衾”与此是同等性质的。“真床覆衾”的衾是死去天皇的旧物，其上寄宿着皇灵。大尝祭的仪式，是将新尝新谷的仪式和天皇授灵继体叠加到一起。大尝祭的悠纪殿和主基殿之所以在仪式结束后就要撤掉，就是因为这两个殿是先皇和新皇之间皇灵授受的临时场所，与《周书·顾命》中的黼宸具有同样的意义。

① 折口信夫「大嘗祭の本義」、『折口信夫全集』（第三卷）、174—240 頁。

② 阪下圭八：《日本的神话》，李濯凡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年，第 82 页。

可以说大尝祭的皇灵授受，与中国西周时代的王位继承是一脉相承的。<sup>①</sup>

上述是学界围绕“真床覆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必须指出的是，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真床覆衾”环节是大尝祭的核心，直接关乎现人神的天皇个体生命的循环——在已故的天皇和新继位的天皇之间，实现新老循环转换是根本所在。尽管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一仪式中的更多具体细节，但被衾被置放于皇灵传递的核心地位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提示。

“真床覆衾”环节与古人对睡眠的认识也有关联。在今后的研究中，除了沿着弗雷泽《金枝》中所阐释的“触染律”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探究之外，古人如何认识清醒与沉睡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也应当放入研究视野。因为入睡和醒来，实际上是一个进与出的过程。这与日本古代神话“天石窟传说”中天照大神躲到天之岩屋中和从岩屋中走出的过程有相似性，其本质依然是太阳死亡与复活的模拟仪式。<sup>②</sup>作为现人神的天皇，正是经过了一进一出的过程才完成了个体生命的神圣循环。

## 六、结语

前文对大尝祭的“天羽衣神浴”、“神共食”和“真床覆衾”等三个核心环节分别做了具体考察。可以看到，大尝祭实际上是以太阳死亡与复活为主题的祭祀活动。更准确地说，大尝祭是一个以新生为主题的过渡仪式，日本神道通过这一过渡仪式完成作为现人神的新天皇之诞生。这场古代日本最高级别祭祀的所有仪式，都是围绕实现这一目的展开的。为了举办大尝祭需要造悠纪殿、主基殿、迴立殿等三座祭殿及回廊等专门建筑。这些建筑只为天皇举行大尝祭仪式特建，且只在仪式举行之际使用。在仪式结束之后，这些专门建筑便会立即被拆除掉。“殊为人主”这四字的要义，在这一仪式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

天皇制的长期存在，是日本历史的特殊性之一。虽然天皇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实际支配统治整个日本，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皇室一直处于衰微

① 白川静「中国古代の即位儀礼と大嘗会」、『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第66号、1991年、2—14頁。

② 有关日本神话中的“天石窟传说”与冬至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松村武雄『日本神話の研究』、桜楓社、1960年；松本信広『日本神話の研究』、平凡社、1971年；土橋寛『古代歌謡の儀礼の研究』、岩波書店、1966年；松前健『日本神話の研究』、桜楓社、1966年；鳥越憲三郎『大嘗祭一新資料で語る秘儀の全容一』、角川書店、1990年。

的状态，但天皇制度穿越千年延续至今，给日本历史的多方面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层面，即便在政治影响力最为衰微的历史时期，幕府将军权威的合法性，在形式上依旧是来源于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宗教与文化层面，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公家”，更是长期处于优势的地位。

如果把天皇制复原到最初的原型，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是一种以家族君临日本的“家天下”制度，并且这种“君临”不止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是一个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贵族集团。诸如“公家”、“武家”和“寺家”等，这些都是日本历史研究学界已经习惯的用语，在日本重视“家元”超越重视血缘的社会现象里，我们都能感知到“家”对于日本历史特殊的重要性。从深层分析日本社会中“家”何以如此重要，就不能无视位于日本社会顶端的皇族与贵族集团的长期存在及其影响。问题在于，位于日本社会最顶端的天皇家族，如何实现其持续存在？如何维持其不间断的影响？如果从单纯的军事实力对比看，军事实力作为幕府将军维持统治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幕府将军们显然比天皇一方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而天皇一方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祭政一体”所蕴含的神格。因此，分析天皇如何获得和传统神格，是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且关键的环节。

前文分析了大尝祭内含的三种时间循环转换，即以冬至为节点的太阳的新生、大地四季转换中稻米（谷灵）的新生和作为现人神的天皇的个体生命的生死循环，并讨论了三个仪式环节背后的古代文化支撑之所在，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日本古代神话和祭祀的习俗与观念如何具体展开，同时还能看到中国古代神话、阴阳观念、祭祀传统在日本古代祭祀活动中同样发生着重要影响。如众所知，日本神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神道的神事在历史上，不论从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本质的影响。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认为神道是日本的国粹，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但是，一如本文考察所见，即便是日本神道最为核心的祭祀活动，也同样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至深的联系。日本神道与中国文化，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只是对延续千年以上的大尝祭的祭祀仪式进行了初步探讨。鉴于大尝祭的祭仪形式与内容都非常复杂，关联的问题也非常多，所以今后有必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展开综合而系统的研究，需要从历史学、神道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来展开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

## The Ritu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nsodaijyoue”

Liu Xiaofeng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mission of Japanese Emperor's divinity as “Arahitogamia”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nsodaijyoue”, an important sacrificial ritual in ancient Japanese Shintoism.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legend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 rituals of the “Oonienomaturi” during its formative phase. The Emperor's ceremonial bathing wearing the “Amanohagoromoa” during the “Amanohagoromoa Nomokuyoku”, the “Sinjinkyousyoku”, and the “Matokoofusuma” rituals are charged with vit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This is a key step denoting the succeeding Emperor's entrance into a ritual stat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tual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ythology of the Sun God in ancient China. The article also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on the specific ritual performances of the “Matokoofusuma” and the “Sinjinkyousyoku” ceremonies in detail. In addition,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yclic temporal structure of the “Amanohagoromoa Nomokuyoku”, the “Matokoofusuma”, and the “Sinjinkyousyoku” ceremonies performed during the “Oonienomaturi” and its mythological origins.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discusses the deep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on ancient Japanese Shintoism.

## 践祚大嘗祭の儀式の構造と文化の解説

劉 曉峰

本論文は、歴史学・神話学・民俗学など多くの学科の知識を通し、日本の古神道上、重要な祭祀儀礼「践祚大嘗祭」を研究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目的は、古代日本の天皇が「現人神」としての神格をいかに継承しえたかを考察することにある。筆者は、大嘗祭が形成される時期において、中国古代の神話、伝説、およびその世界観が、儀式の形成過程に重要な影響を与えたと考える。「小忌御湯（おみのおゆ）」、「神饌親供（しんせんしんぐ）」、「眞床追衾（まところうふすま）」などの儀式において、天皇が天の羽衣を着て入浴するのは、極めて象徴的である。儀式では、天皇継承はこの重要な段階を経て儀式の状態に入る。この過程は古代中国の太陽神話と密接な関係がある。「小忌御湯」のほか、文中ではさらに「眞床追衾」、「神饌親供」などの儀式における中国の古代文化の影響も分析している。このほか、本論文では、大嘗祭における「小忌御湯」、「眞床追衾」、「神饌親供」などの儀式に内在する時間循環の構造と、その背後にある神話学による支持を丁寧に論じる。また、こうした視点から日本の文化を詳細に見て、その文化の特質がどこにあるかを検証する。

（责任编辑：中 鹄）